

義門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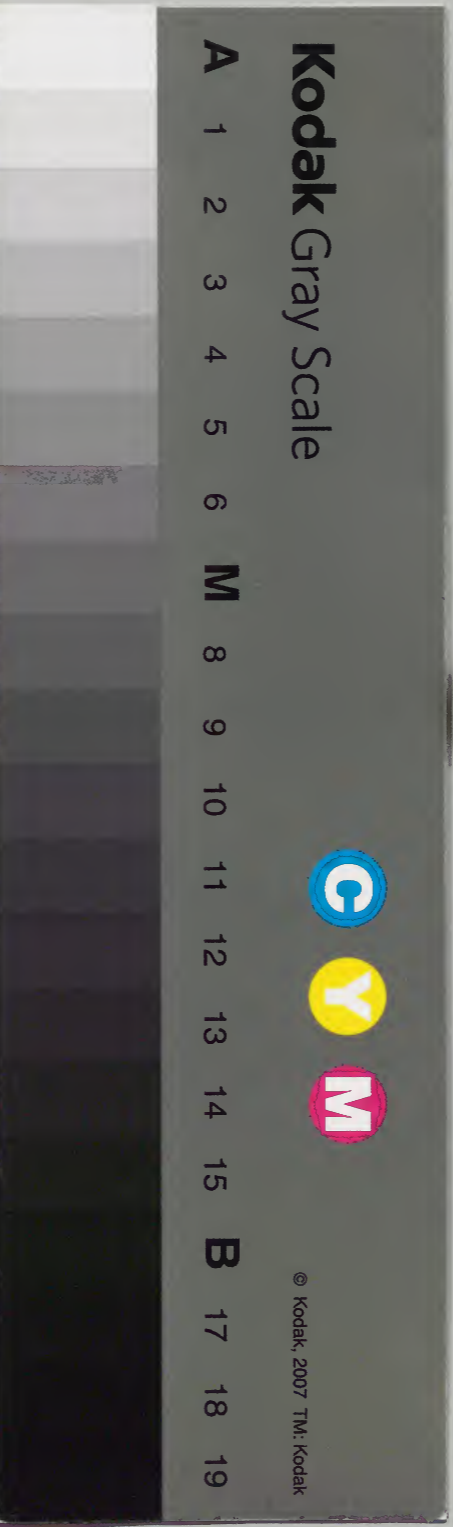
大學中庸  
論語上下



五三三  
三〇七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5332  |
| 冊數   | 16  | ( 1 ) |
| 函號   | 307 | 18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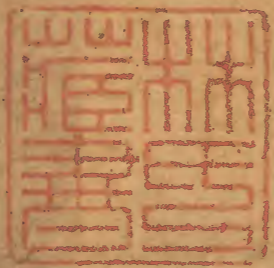
307-182



何義門先生  
讀書記

淺草文庫

右之善讀書者將窮其理以爲措施之本也是故別是非  
辨利害審成敗明體達用之方於是焉立自競爲博士家  
言而古書浸閣不理卽有其人亦無非襲文法擷辭句以  
矜竒炫博而已故自明神廟以後其得讀書之真者蓋鮮  
若吾從父學士先生自少至老無日不從事古書口不絕  
吟手不停披簡端行側丹黃錯雜於以發先哲之精義究  
未顯之微言而又考訂校讎不捐細大蓋遠擬之則劉原  
父貢父王伯淳之壽近言之則顧寧人先生其亞也先生  
之書滿家而身沒京邸莫之愛護取攜狼藉者有人而書  
以散佚喪舟南歸書篋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破缺然所  
存者猶足沾潤後學而有餘迨先生歿久而名益盛聞風  
向慕爭欲一觀其書爲幸者幾無遠近於是評閱之本且  
走四方所幸及門之士昔時所通假而傳錄者尚存什之  
三四而往往珍惜過甚秘不肯出堂昔從從父小山先生



傳得數種此蓋無過什一然竊願公諸同志乃與同學沈君冠雲陳君和叔精搜而詳擇之先春秋三傳而次以兩漢書三國志其他將以漸採續緣各成卷帙無妨次第也至漢魏三唐之詩先生工力最深箋識不下數十家茲非其類當別謀單行耳所纂將成從弟祖述聞而躍然以喜力請任校刊之役遂以付之後學之士誠由此而漸進於古之讀書者則先生之記與此記之編皆不徒矣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朔受學從子堂謹序

昔先大夫從何學士義門先生遊最久常述先生言書載道讀書以明道非收視返聽以精研夫天地之理古今之變事物之繁曠則夸多鬪靡徒以干利祿讀猶不讀耳蓋其言與朱子記稽古閣語同後生迂其說而不能行可慨已先生儲書數萬卷丹鉛不去手所發正成有義據其大在知人論世而細不遺草木蟲魚識者嘆其學問殫洽不讓王厚齋非鄭漁仲輩所可幾然當時得其隻字盡秘枕中不復示人其後耗蠹散亡僅有存者談藝家所由抱恨於生不同時也先生門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先大夫外惟陳丈少章季方金丈來雍等得窺精要共相叅稽故吾家猶存先生手書幾帙其餘俱係先大夫所手錄中年宦遊未遑求備而諸丈傳鈔亦與吾家互有無嗟夫以今之時去先生不甚遠弟子彬彬多入室而守賸抱殘僅存百一歷年更久并不可知則網羅收輯何可無人從弟維鈞

好讀書嗜何氏學以先生猶子祖述向曾開雕讀書記止  
六卷思續其志且廣其傳博搜遐訪擴至十數種與同志  
審真贋訂魚魯凡三閱寒暑而竣剞劂厥功最偉其中前  
後兩漢書三國志昔年太學刊經史從桐城方侍郎請取  
以釐正不朽之功同於儒先茲所增刻如千種並資汲古  
學者所當家有其書也元益學術譎陋無能仰承先志而  
師門墜緒不忘淵源願世之讀是記者以窮理為設施之  
本而不拘於俗學此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長至後一日小門生蔣元益謹序

義門讀書記總目

四書六卷

詩經二卷

左氏春秋二卷

穀梁春秋一卷

公羊春秋一卷

史記二卷

前漢書六卷

後漢書五卷

三國志三卷

五代史一卷

昌黎集五卷

河東集三卷

歐陽文忠公文二卷

元豐類稿五卷  
文選五卷  
陶靖節詩一卷  
杜工部集六卷  
李義山詩二卷

義門讀書記凡例

- 一 是記義門從子子未始為採輯猶子祖述付之梓止六卷子就所見廣之而書名則仍前刻之舊
- 一 義門讀書丹黃並下隨有所得即記於書之上下方以及旁行側理卷帙既多本文不能全載故前刻用經疏之例僅標章句茲亦依其舊
- 一 是記以四書為首或全章曾有發明則標明某章下空一格即義門語也或見於第幾節者則標明某章某節而於章字下用一小點為識或于一節中端明一二句則標明第幾節某句云云而於節字下用一小點為識間有批于註中者則標明註語云云而用一案字以別之或只為註中一二句發者則標註某句云云而于註字下用一小點為識其他悉同此例惟不比四書之顯而易辨故有標題數句者必標起

訖之句中間側注一至字以從簡省

一有引用前人之說以及同時師友議論必標姓氏義門或有斷語則用一案字以別之

一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畫都不放過然坊本承訛襲謬苦難逐一舉正惟河東南豐二集善本難得不厭從詳

一有義門一人之說而前後各殊者識隨年進故所採從後爲多間有前後並載且有自爲駁正者讀者分別觀之可以驗其所得之淺深

一外間傳寫義門評閱之本不特真贋紛如卽係真本而鈔錄數過不免訛舛茲刻採必真本且校讎再四然後付梓志慎也

一義門所評書甚多茲就見聞所及不過什一藏書家倘有義門校閱真本幸其惠我卽當隨付剞劂

一是記共一十八種略次前後節取班孟堅前漢書序傳中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四語分爲一十

二冊

同里後學蔣維鈞視溪氏識

同里翁學齋餘錄卷之九

二冊

博中函無對區古今五文字學辨學林四篇各為一十  
一長篇共二十八蘇湖火前發論知世五聖前黃書宗

伯祖義門老人幼頗魯年十四遊道院倚石欄見蝴蝶飛  
則心開自時枕經菲史十行俱下殫洽為士友冠二十四  
歲交問徵君百詩主其家上下論議宵分索巨燭輒達曉  
徵君惑何為伺其出發篋闕之廼即紀日問互訂語也百  
詩嘆服私謂此君且蓋代中年問業安溪先生隨侍保定  
益收儒先夙道之義辯哲豪芒匪直為深博無涯溪而已  
性最勤日坐語古小齋中丹鉛不去手蠅跡細楷必謹舟  
車南北未始一晷輟其苦心如此康熙壬寅捐館舍遺書  
充棟時孤山學叔甫九歲書賈百計購評本風馳電捲百  
無三四存其得之者強半皆維揚富人秘不出承學士喁  
喁引領以為大戚歲庚午祖述二叔始謀開三傳名曰義  
門讀書記會忠相正以膺薦入都僅受校後漢書蓋此書  
為老人最愜心之筆望溪方二丈嘗手自繕錄詫為絕倫  
者也餘卒卒未遑吾友蔣八兄硯溪家多藏本與同志更

互細繹次第開雕用以慰四遠嚮慕之誠而老人一生意  
理血脈得班班天地間自喟門祚衰薄無力以揚清芬而  
憑藉同志戚友以大其傳尤予小子之額手且下拜者也  
硯溪謂相當跋後於分義無可辭世有如吾硯溪之傾倒  
篋篋表章前哲嘉惠來茲大有造於藝圃者哉書以志勿  
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姪孫忠相謹志

#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私箋本  
第一卷 大學

長洲何焯 肥 瞻

聖經章第一節 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  
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  
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注更優 止字本在事  
物上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  
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長背有不見之止體也又有  
止所之止用也又卽是周子主靜人極之意  
第二節 知止只是識得大段定靜安是入道之始一段  
涵養德性工夫有此基址然後可爲致知力行之本慮字  
則便是從致知做將去知所先後則條理脉絡一一分明  
前知止是嚮道而行此下便循途而至矣  
定而后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



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惑于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于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慮而后能得 知止是先知事之理如此如平日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慮是臨事親事君之時更研窮其精微曲折使此理無一毫欠缺故知止僅云有定到慮後便云能得脫却注中處事二字則知止時豈未曾思慮耶

注安謂所處而安 言隨其所之此心只安在這裏 今人將安字講做安土敦乎仁光景則豈止能得地位哉

第三節 所字是着力字知其當先當後而卽如此以從事也故近道

第四節 朱子云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誠者眞實无妄全盡天理之謂故必推極其知於天理之極處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萬理同出一原格

者物物必至其物與无妄之極也看得誠字眞則致字格字皆是推到頂上不泛然說向汗漫處去矣 致知次第當由外以及內蓋隨事精察而忽焉貫通則性無不在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如小德之統於大德也 傳我以文到如有所立卓爾地位亦今日格明日格脫然貫通之極致也

注意者心之所發也 有主之心所發也故好者必善惡者必惡

欲其必自慊 必自慊宋元板作一於善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是言其根氏之處無不到乃窮源之意非汗漫傳求之謂也 極猶太極皇極之極非北極之極證以無所不用其極句自曉

第五節注物格知至四句 但可如此收轉照應不可作知止節正解

第六節由上文觀之必至于脩身而已之明德始明由  
脩身推之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是故皆以脩身為本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又佐天子諸侯治國  
平天下者庶人雖無國天下之責然亦必有家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豈不均以脩身為本哉

末節 又言家者此則自天子至庶人所同也只從末不  
治中推以示人見當脩身以為家之準則不如此則國與  
天下更無可言耳

傳首章第一節 此節本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養  
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第二節 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  
顧諟明命實際不外此

第三節 峻字見至善意黎民於變皆克明中事即含下  
新民意

末節 自字是非於所性之外有加毫末之意所謂明命  
峻德即是這箇也

傳二章第一節 一層進一層即此之謂極

第二節 作字是又從而振德之意思已經成與維新再  
造四海之民爰復加鼓舞作興之不已乃是極字意

第三節 舊邦非衰敝之謂言先世積德累仁太王王季  
肇基而文王之德又能克享天心也

注能新其德三句 能新其德句頂首節以及於民句頂  
次節始受天命句貼本節即起下極字

末節 新命不過新民之極至處故注中只言兩項  
傳三章第三節 作為人君五段題不細貼緝熙敬止着  
語無出說着

與國人交止於信 當就邦交說即朋友之道也國人若  
仍作庶民則是為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而無疑矣 緝熙是知承上節知字來

第四節 瑟僩是敬以直內赫喧是威以方外 恂慄威儀是成德後培養工夫

末節 君子二句即是平天下傳中政事蓋必至此而後為新民之止至善也 賢賢親親則有所師法樂樂利利則從善也輕 注咏歎淫泆 泆宋本液

傳四章 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畏民志者謀始之道也 上三章皆明新平說此章承上起下又見脩身以上一截尤為用力之地所謂六分是內四分是外也

補傳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根本非泛濫周詳之謂 傳六章首節 意是好善惡惡之發非一念善惡之發 真西山曰自慊是為已言已之所以為善者乃自我會當

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若假借以欺人欲人講好而已自慊是誠自欺是偽 注自脩之首也按此句貫注德潤身二句 以徇外而為人也按外字人字即對獨字看 他人不及知按不及二字是幾 以審其幾焉按獨字只是對人說幾是為已為人之幾只在好一邊說但審好之實與不實耳

第二節 其始為人則其繼必至欺人故復以小人警之 厭然身不忝如見肺肝心不安

第三節 此節只是証上人之視已二句指視乃言其形外之實嚴字即指形外之可畏非形容拚著時自苦如是也 十日十手是實事 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即注中所謂善惡也歷來講章認得不清所以有兼指善惡及重惡

一邊之紛紜

傳七章第一第二節 二節分有心之病無心之病本是但語未圓不如云心有偏倚之病心無存主之病耳有所即不在朱子未定之說不可從觀或問自明 此章是說正心故上節先從感於物而用心偏倚處說起若未感之時先無主而昏則此身日用動靜之間尤無往而可矣上節是隨事反求下節是涵養大本但說有所即不在道理狹矣聖賢豈如此其辭費哉 念憶等字與下親愛五者同 注蓋是四者皆心之用按心之用是已發下節心有未存是未發

末節 正心是敬以直內孝弟慈是義以方外 傳八章首節 私箋云上章念憶四者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此章親愛五者自其發于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病按偏向之根在不正心病而事從之也 好惡是情情之發是意 注辟猶偏也按偏對正

字 而不加察焉按病在心上

末節 此二句反覆言之者對經文其本亂而未治否矣下章先反喝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對經文其所厚者薄三句所藏身三句又廻顧

傳九章 此章只說教家故以身之感發言之下章說治國故必以政事言之乃家人國人之分今人誤以為國與天下之分不可通矣 問之李世得

首節 孝者三句頂上不出家而成教只講理之相通方不預奪後三節教國人一層 注身脩則家可教矣按此

跟身脩來則所藏乎身句亦極要緊 此所以家齊於上二句按此乃推開說以起下文不是孝者三句本位 第二節 世得云此節是鞭策人致力於本之詞按引書之意只以母子之心不違喻家國之心無二覺於上下文義更為貫穿且不費力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養字即上保字近文多用  
姜嫄生民等詩謬甚 注文明立教之本按如此說恐單  
就教家上說亦得 不假強為二句按孝弟慈乃心之同  
然所得于天也識其端謂孝弟慈推廣則所令皆是  
第三節 仁讓又從孝弟慈推開說是因三者又推類以  
盡其餘也讓兼節文言之 注此教成於國之效按效猶  
云實迹也

第四節 上文言家齊而即成教于國此以下又言教國  
非本之身脩家齊不可三引詩反覆詠歎皆以足上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按其所合二句打轉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第六第七第八節 三節中皆暗伏一箇身字在內 桃  
天節刑于寡妻宜兄節至于兄弟其儀節以御于家邦 本  
或問

傳十章首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通章  
所言絜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觀所謂得國失國及結處  
此謂國可見 上老老三句與孝者三句分別處只是彼  
但言其理之相通此則有國者所行之政事如恤孤便是  
指慈已之幼說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 注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矣按醒得此句是以二字乃分明

第三節 此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而  
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泛說以欲從人  
不得 君子自任如是不謂民之愛之而加以是名也  
注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按愛之亦如父母不可落空須照  
為天下僂矣下以得失對言

第四節辟則為天下僂矣 辟字反對均齊方正 撫則  
后而虐則僂既為民所僂疾則危辱隨之矣僂字亦不必  
說出身弑國亡來

第十節 有德有人順而入者也外本內末悖而入者也  
只說到爭民施奪民散上悖出却只論其理不可鋪張  
其事聖賢論理極透快而仍有餘地

第十二節 惟字本是謙詞却是極鄭重要從心裏透出  
來

第十三節 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者  
非

第十五節 此謂唯仁人 新安陳氏謂此引孔子之言故  
着此謂二字

第十八節 前所云慎德及所云仁皆忠信實際工夫  
注君子以位言之按君子指有國者

第十九節 藍田解中四句皆專責之在上者方是絜矩  
之大道也王政罔因民所利而利之然豈聽其自生自為  
哉 注朝無倖位按出荀子王制篇

第二十二節 前言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此二節又言非  
獨其身為之所用之人亦不容于不審本節眼目在不畜  
聚斂之臣下節則畜聚斂之臣者也

伐冰之家 左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  
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冰下云自命夫命婦無  
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食言之  
周禮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  
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注中獨言祭乃舉食之重  
者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二句 此節就義理以明用心之公  
下復舉利害以明擇術之審 注不忍傷民之力按不忍  
二字從好仁來





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矣雙承上文即涵下致中致和根脉 注天以陰陽五行至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于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于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只

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講不可離不幾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然句非寂守也欲使具于心者清明昭著不至于昏則天命之本體常存有以為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睹乎其所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語實與太極圖解中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為表裏 或問云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按此二句則該貫觀聞而言之矣曰周防則是該乎動靜而慎獨則尤過乎人欲之初萌也慎獨固方動之時而遂以戒慎恐懼二句為主靜則愚所不解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非偏於靜也靜中含得動之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



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平日養之已熟 慎獨是義以方外事貴於博學問辨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為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

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涵養純熟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功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無少二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睹聞至靜之中指不睹聞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指見顯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誤看至于二字作致字注脚

總注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為一節惟章句尋求兩故字語脉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節解略同蓋亦未及脩改之故 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按不可分屬

第二章第二節 時中從來作圓通識變講看來宜照忌憚二字為妙靜時有忌憚則戒慎恐懼而靜得中之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慎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慎恐懼即是忌憚無戒懼工夫靜時不能合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章首節 舉氣稟之失即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著不察人預有責焉非獨世教之衰也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遺善而人無不樂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取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以為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為密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牽綴上章字面然必意思相對使明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盡文漸意屬脉絡相承之序 注淺近之言務必察焉按邇言內仍當雙頂好問好察則下隱揚句方可從言字一脉相承

第七章 不知辟是知辟禍之理欲以知免而反入於禍也

第八章 顏子天資純粹既不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所不必行若賢者之過中而以為不足知又不卑汗苟賤不能行君子所當行若不肖者之不及乎中而不求所以

知此其所由得為真知而能擇能守中庸之道以明也

第九章 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仁孰義精處

第十二章 第二節 從夫婦與知與能說起正以救索隱

之弊朱子自謂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

得可以會經文立言之意 與知與能之道皆日用常行而不可忽者 正極明近下手處 不可因愚不肯看作卑淺沒要緊事 與知與能蓋即良知良能凡日用倫常之事皆是不

可泥居室二字至下文造端句亦蔓引詩始關雎等語此章皆就極小處形容出道之費來語大語小四句語氣不平 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也自其小言之則冬溫夏凊晨定昏省莫非道也自其大言之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又莫非道也 聖人所不知

不能以龜山所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求之自可見朱子亦有謂侯氏說得亦粗一條在語類首章說戒懼條內

第三節 此節明雖細如鳶魚而道著于是也可謂費矣承上語小而起下造端夫婦之意也 說一察字正以破除隱字見得索隱於費外者非也 既以費隱發端似宜兼說到隱而不言隱者費外無隱也 安溪先生問陸稼書前輩文謂飛躍即是道是否陸云飛躍是氣其飛躍之是處乃是道先生請舉一端言之陸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道之即飛躍而在者也若自投羅網背乎道矣先生賞其的當 雖鳶魚也不離陰陽匹偶之理這便是道若泥飛躍着解則是以知覺運動為性矣一條陽賓無性外之物知得遍滿通塞有是氣即莫非是所性之理便須盡已之性由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故程子曰喫緊為人

十三章 伐柯節是一人自觀忠恕節是兩人對觀道四節是三人參觀

首節 非所當知所當行而造為虛偽之說則不忠非所能知所能行者也按此承上節與知與能來 注固衆人之所

第二節 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溪先生謂不如云即以其人之心治之使盡其人之道更明切治人者正為使之盡道而以人治人則以其有自具之性故也

第三節 善推其所為者存乎恕預養其誠者存乎忠 第四節 吾所求乎子之事我者即以此心事父下倣此子臣弟友即是人字 所求即言也以事即行也 庸

言至微也庸行至細也一脫口而不敢涉于易一措足而不敢避於難此古人敬威儀矜細行之事主敬之功存誠之學也故曰慥慥大凡小節小事乃大德大閑之本小者

克盡則大者不患其不能推矣充其無易乎言之心即怨已量物之心也充其必勉于行之心即自責自脩之心也

有是厚重篤實之基則推之于人倫之間以行其恕而道在是矣先儒忠恕形影之喻蓋謂此也苟非存誠養忠之

有素雖欲強恕于施受之頃而有所不能矣 慥慥即所謂忠也對高遠難行說

總注道不遠人者 至皆費也 以此解上章即無汗漫之弊而君子之道皆貼率性之謂矣

十四章首節 外字即下命字

第二節 富貴四項逐層自易以及難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并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蓋自得者自得其

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也乙未待先生偶言莊生齊物只是富貴作貧賤貧賤作富貴看却滿了行乎二字即如處患難便該要動心忍性有多少事在不容恁地滾過去

第三節 正已而不求于人是就上章責已推進一層正已者自脩之極功也到能盡其性方可謂之正已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自不求于人矣

十五章首節 卑邇是小高遠是大此章是前後過文只重在兩自字

十六章 安溪云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物陰陽二氣者是這箇

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

首節 鬼神是氣之精英鄭康成曰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 鬼神者神之運于氣者也故注兼性情

功效言之

第二節 夔孫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第三節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章仍當以人為主體物而不可遺者實理齋明盛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末節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字却在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為屈以神為伸者又就二物分別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 說本安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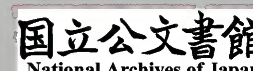
十七章 安溪云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脩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

孝弟以至于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即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按此數章血脉無不貫通 又云仁為五常之本而孝又為仁之本然則孝是德之本脩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脩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中事矣二義相為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于孝者乎

第四節 宜民宜人此句不可作引証落空說必能仁民愛物乃極乎孝之量也

末節 注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接受命不但為天子雖一命之士但簡在帝心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皆是

十八章第三節 斯禮也指上祀下文祭以大夫即上祀之意祭以士是陪說喪之達又以證祭之不可以不達也三年句不即指父母先儒論之甚詳 朱子語類中則



以為獨指父母

十九章第二節 注通于上下者言之按此故祖廟兼舉諸侯以下乃與上章追王以下意相似

第三節 此節是從將祭說起 祖廟謂太祖之廟非通

論七廟之制四時之祭亦於太祖之廟行禮 宗器兼先

世寶器與庸器言 時食在庖人為共祭祀之好羞注引

禽獻於祭為踈鬼神不貴爨味不言煎和也

第四節 此節是詳祭時之事因及助祭之人燕毛句則

以類而畢舉之也 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

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于大禘也 宗廟

之次按次乃廟制之次 子孫亦以為序按亦字上先補

羣廟之主 有事於太廟按太廟即上祖廟 相維辟公

卿大夫在天子之廟則內謂侯也 林次崖謂依儀禮旅

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解于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解以酬賓

無賓子弟舉解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解于其長乃是下

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曩嘗論此說似細

而實泥特牲饋食經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經文畧則言

旅酬便統下無筭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解於其長於下

文逮賤之義乃備朱子此句本之康成康成又即引特牲

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

第五節 此節是主祭之人 私箋云第二節注言以所

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觀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

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可見自天子達乎大夫士皆同此二

節之行事矣踐位一節即以證上諸色人各踐其位云云

尤自快暢而注又專指先王則似獨此一節單指天子言

矣何以云結上文兩節乎按雖通上下而文義以武周為

主故云

末節 安溪先生云人物之生固分形而異氣矣然而祖

宗一本者也天地同體者也知父而不知祖者飛鳥是也  
知人而不知天者衆庶是也明所本而知天則乾坤父母  
也民物兄弟朋類也舉五倫而措之其於天下也殆亦如  
示掌之近而易易乎撮其大意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  
制禮樂者必極於郊社禘嘗也知其義則萬民庶物本吾  
一體不可得而間則父母宗子之責自不可得而辭於治  
國又何有哉

二十章 因說人存政舉歸到明善誠身誠爲一篇樞紐  
天道人道又下數章根原

第六節 知人句王守溪文用一助字極妥不可泥注中  
欲字必字說成尊賢爲親親之本顯本末之序

第七節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而達道先言君臣者對君  
之辭也

第九節 困勉尚是中入此則因哀公遜謝故復示以中

人以下入德之門中人以下即末節所謂愚柔也此說倍

新而不穩學莫先于立志知恥即立志之謂

第十節 治人句猶大學之論治國在道理上說下句猶  
大學之平天下在經制上說

第十一節 上文脩身脩道首言親親而及尊賢此先言  
尊賢者敷政之序也 注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按

此賓客非朝聘之人 此九經之序也私箋云序不重按  
觀下節是逐層推開則此序字如何不重

第十二節 脩身則道立 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道立也  
注不惑謂不疑于理按理即脩身事親之理要說得細

第十三節 非禮不動 九經主于立政此只莊洫動禮之  
事

繼絕世 至厚往而薄來 繼絕舉廢當請命于天子而行  
之治亂持危則脩方伯連率之職哀公所當自行也繼絕

則其國尚在但使之無君而有君其事較易故先言之亂則禍在一國之中易於整頓危則或將并于強大或地當水患非治亂可比先後次第皆非漫然者四者皆使諸侯得保其舊安其常而後徐講于邦交之典也 亂則君臣相獄父子相獄幾殄厥世矣危則侵削日滋息肩無所幾亡其國矣四項又相承也

第十五節 此節正是結束上文 豫者先知其理之實而素定之即下節明善之根

末節 所謂明者即後之至誠如神所謂强者即後之至誠無息須透入誠字方能挽歸所以行之者一來脉

總注 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讀以下十章當以此言思之則于考諸三王而不謬等句無滯碍矣

二十一章 此明誠二字即從上章明善誠身來

二十二章 替天地之化育則至命也吾之性本自化育

中來 注巨細精粗四字而從十二章語大語小發脉注

在二十七章洋洋乎二節尊德性一節 知無不明句頂

上察之處無不當句頂上由之

二十三章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已之性盡動變

化對人物之性盡 或曰變與化何別程子曰變如物方

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二十四章 理之先見處便是鬼神發見流行之實以實

心而知其實理故曰如神此神字非如盲人夢衆君子謀

於社之謂也 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

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

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

方所彼即此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碍自然達乎神明

非特前知而已



二十五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書義淺說最清楚

首節 此節是從源頭上說下見人當立誠以盡行道之責誠者自成句雖天地萬物無所不該然不可說得泛了去須以人作主乃喝得下節誠之為貴起大全所載俱是槩論道理若作文則當顧口氣血脉也 明道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四句中便包得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意第三節亦只須用此意一貫講去

末節 智即誠之明處 外內猶言已物 道理一有內外之殊豈能自然及物所以成不獨成惟其出於所性之固有也時措之宜正申明自然處而其用功在盡性者既得於已領一誠字便一以貫之

二十六章首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不可一息間斷君子誠之則自始至終更無間斷 舜五十而慕乃是誠於孝

第三節四節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于外者言之

蓋就一身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辨因學校禮樂文章填實說殊覺語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即其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安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為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微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為天子者說

第四節 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

言博厚乃先博厚于高明者蓋高以卑為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 載覆成合大小言之方與今夫天節相對此只是過化存神之意時文家用學校農桑等語與不見而章節背 須體味所以二字言其德可以載物覆物成物爾先生謂有是德則有是業雖未見之事功而規模亦已具矣

第七節 張長史云其為物不貳天地之性一於生物也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程子屢云天只是以生為道

第九節 昭昭之多是小者及其以下是大者注中十一章句乃實理血脉處非假以指點文法下章大小根源亦即在此兩層合來乃見不測非及其以下乃不測也 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是無窮廣厚之實不在生物內此天

地之所以為體也故注中云以其全體而言 邵子觀物

外篇云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郭象莊

子注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此語殊

有名理何以能覆能載總此一誠故也 天地山水三層

逐層吐出下節又收到天上 此節書顧麟士所論極清

楚見說約中可補先儒所未備 注由其不貳不息按此

句在及其二字上以致盛大四字是及其句

末節 上文極言生物之盛此節恐是天地生物而厚於

人天地生人而厚于聖人之意故下章即接云大哉聖人

之道然前人未有如此道者未敢遂自信也 在天為命

在人為性此節明至誠無息者以其盡性也盡性則全盡

天理無一點氣質用事故無二無雜成性存存而已矣

曰命曰德皆收在裏頭說 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

存乎誠

二十七章第二第三節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于物理者  
禮儀威儀是道之見于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  
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  
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 徐壇長文講優優大哉句云  
自其委曲善入而無微不至也似不可謂之大也然其纖  
悉必周而取之不盡也得謂之大哉  
第五節 注凝聚也成也按聚是立大本成是四面湊合  
得成即包下存心致知兩事

第六節 存心固是根本然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惟聖人本末一貫自聖人而下其致功皆是博文  
約禮從散殊處精察力行逐一實踐以復其性方始不是  
一個空殼子輔漢卿所錄優優大哉下一條云聖人將那  
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老佛之學則說  
向高遠處去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

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皆是體用動靜互  
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于本  
體上有虧欠處最屬此章要義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  
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為德性之知能凡由學問而成  
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  
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即為我德性中物矣未知未  
能則有藉于學問 廣大是宅心高明是立志温故是涵  
養敦厚是持守  
末節 朱子云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  
效自然如此

二十八章第二第三節 徐壇長文云議道自上必經緯  
人倫無所失而後簡器用謹書契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  
序風行于下必法度文章莫之悖而後重禮教叙彝倫則  
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按二節經文必非無故為此錯綜

窺尋到此可入義疏疑得之師門緒論也

第二節 注文書名按書名兼形聲言之管子君臣篇云  
兵戈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二十九章第三節 三王後聖以往與來對言天地鬼神  
以隱與顯對言下節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即隱以該  
顯實總結此四句 建諸天地猶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質諸鬼神猶言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若云象其屈伸往來仍舊  
是建諸天地矣

第五節 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當與見而民莫不敬一  
例動字且就動作威儀上說

三十章首節 注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按內外本末  
即下大德小德

末節 川流即是達道教化即是大本惟仲尼能致中和

外而天下無性外之物至聖自明而誠為能盡性以盡人  
物之性故廣大如天也血氣當關合性字說

三十二章 此章從外說向內故曰是大德之教化

首節 經綸出之時立本泉之淵知化溥博之原夫焉有  
倚中之極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五品之人倫乃  
其五性自然之用也不可誤看注中功用句為體用意說  
向外去若以首句為體中三句為用至誠為大德中三句  
為化不惟立本知化二句更說不去兩章分屬之旨亦無  
歸宿矣 注以功用言者蓋經綸字知字皆就發用處見  
立本雖不可以發用言然便有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意思  
是亦發用也無倚者以其渾然自一誠流出不失其未發  
之中也肫肫三句正是未發氣象功用之本而無倚之實  
處

第二節 上六字是未發氣象 朱子云至聖一章說發

見處至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淵如天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按此非特如之而已方解得出  
脗脗其仁只就至誠盡倫上見天下後世賴其分之合之非正意時文多倒說 脩道者有仁義禮知之四德而但曰其仁何也曰仁統乎四德也所謂脩道以仁是也前章既以智始終四德而此又統以仁何也曰言明誠者智為主所以目之曰至聖也言誠明者仁為主所以目之曰至誠也然至聖之道則自溥博淵泉而出矣是即至誠之淵淵浩浩者也至誠之德則以聰明聖知而知矣是即至聖之聰明睿知者也夫然則誠明合矣中和一矣性命道教豈不同條共貫者哉

三十三章 尚綱一章自潛雖伏矣以下又自下學存養省察之事以推而極之聖人功化之盛其終乃明所性之

妙出於天命而無聲臭之可言一一與首章相應首節先以為已知謹引其端總注云反求其本正首章總注中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意也陳定宇謂下文謹獨意已萌於此然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當留在下節不疾無惡中正貼獨字此節只宜虛說知謹耳知微之顯與莫顯乎微不可滾作一事

首節 守谿文解溫而理理字云良知之別白天則之分

明  
知遠之近三句 遠之近盡物性始于盡人性盡人性始于盡己性也盡性又始于致曲也風之自化動變始于形著也微之顯惟有誠則漸而形著也 逐層收向裏注尚綱故闔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 須看兩故字惟其有惡著之心故收斂向裏外之亦無不闔也日章之本在內章字即誠之形著處惟其誠日積于內故內之英華不

可過於外也判然離而二之則非矣  
第五節 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  
不作豈不顯也講

末節 朱子答陸子靜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  
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三卷 論語上

長 洲 何 焯 配 瞻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首節 注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  
為按效先覺自立志始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按明  
善是知復初是行 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  
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施以親親  
為大故為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內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  
三章戒巧令義理自絲貫繩連

時復繹思 則說也 此一段是知  
學者將以行之 立時習也 此二段是行

第二節 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按人性皆善故信從  
私箋云到得說田地已是君子了按非樂不足以語君  
子蓋君子者成德之名成不獨成合內外之道也

第三節 此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二字故云不愠中庸對上字塗而廢故云不悔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第二節 注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於仁否按此漢儒延篤仁孝前後之說巧言令色章 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止是是攝教人加之省察切已反求從言貌細微處實下手做工夫起不是汗漫觀人之法

吾日三省吾身章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曰得爲學之本傳習是業 人生日用要務如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往非切於身乃獨約舉三者不亦疎乎須認取省字蓋省察工夫必加意於易忽之處乃爲至精至密人生爲己謀無不盡爲己之私隱謀亦無不盡至於泛泛悠悠之人則容有不忠者矣人於父兄之前不敢不以實君上之前不敢

不以實至于相狎相等之友則容有不信者矣人於苦心勞力所得未有不益求精熟者至於見成傳授出口入耳得之甚易視之無難則容有不習者矣於此日加省察乃不惟曰用要務皆反身而誠且至精至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無所遺矣如此看三不字正極包括周備非疎漏也乃安溪先生看此章書之大意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而用先生之說細細洗發

爲人謀而不忠乎 人字對下朋友言之  
道千乘之國章 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卽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世得云以時只是重農故歸於務本而五者皆是論其所存正德間



文尙如此分曉 東漢章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 注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按各有次第乃讀經之要法也

賢賢易色章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竭力句當如此二句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蓋能以盡倫爲本則雖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已用力雖既嘗學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 朱子答章斐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合之鄭文相所錄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敬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

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此章之義乃脩纂大全者專取後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節變化氣質工夫殊少理會又豈程子所謂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之次第耶南軒曰學以重爲先嚴於外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于是矣參觀此說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首節 此君子或指始學之士言 不是決其後日不固也當下便如此故朱子云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學字內兼包致知 志向雖高知識雖敏亦不堅固第三節 朱子云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按不待到他損我上細極 注友所以輔仁按將與講習也

第四節 注自治不勇按不是不改但不能如風雷之速



總注 游氏云云按以威重為質小學也學以成之直貫下以忠信為主存心也以勝已輔之致知也吝於改過無以入德力行也 游說將末句另提起說

禮之用章首節和為貴 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人多認注中推原處為正面

第二節 班固曰事舉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

總注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接中和相因未有不中而可以為和者也

信近於義章恭近於禮 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食無求飽章 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貧而無諂章第二節 朱子答張敬夫云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

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

末節 注其所已言其所未言按兩言字與上句縈抱最緊往來二字又無禪病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兩截各開說

為政篇為政以德章 此節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義德字要在誠敬上說 注無為而天下歸之按無為二字

貼居其所說 北極非北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總注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云云

又以圓程子之說 子游問孝章 敬只在養內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

必字即是敬即是至處 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且奪下矣

子夏問孝章 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

極之恩可以為報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 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

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注坦然由之而無疑按無疑二字與不違二字相應

溫故而知新章 知新當從大本大原中出不是逐節去

學來底

由誨女知之乎章 能勿以所不知自欺自必求至於知

而不能已焉

知之為知之 私箋云本來真知按此隆慶戊辰後杜撰

邪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孝慈則忠 此孝字兼慎終

追遠而言

或謂孔子曰章第二節 注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按乃

始也不要說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首節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

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

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注中事字極分曉

第二節 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

舊汙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

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

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

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注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按不必說到此

非其鬼而祭之章 私箋云詔與無勇乃即其事而斷之

之詞非推原也

八佾篇孔子謂季氏章 私箋云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

庭按廟庭本馬季長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小序云雍禘太祖也以問禘章注語

反看則穆穆之義方見亦非天子無此容與乎尋常之優  
闕愾見矣 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  
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三節 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按質朴  
了便可反本孔子從先進亦此意 程子近於本之說最  
精

夷狄之有君章 尹說不得程子之意惟大夫僭亂皆有  
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巧笑倩兮章第二節 此句止解素以為絢注中猶人有  
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乃申上節以素絢句繼倩盼之意也  
時文讀法不明并上節注中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句遂云  
子夏言詩而夫子忽通之繪事直以繆解使其油腔耳  
第三節禮後乎 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  
切因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脈亦貫注泛講道理

便失語氣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道問學之事

忠信為質則尊德性以立其大本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  
得杞宋之文獻為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  
足則能徵者不得有所拘恨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  
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  
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  
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  
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知下文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為天子  
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乃謂始受命而王  
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  
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

攷二說略為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來見耳非為新

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韋說及兩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注先王報本二句一層非仁敬三句二

層而不王不禘二句三層 真西山云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

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

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

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

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

之精神也 參觀張子西銘則治天下不難之義自見

祭如在章 注祭神祭外神也按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王孫賈問曰章第二節 一思量到媚便是逆理便是得

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吾從不過詠嘆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

入手即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擡

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講第三

句從自用躬行上體貼方是實事亦不可槩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章 儀文度數聖人豈是不知其名其每事問

者亦隨事討論一番使大家可以感格神明耳聖人謙退

只似不知而問不露講求之迹故或人疑之耳 是禮也 是字要實貼每事問敬謹之至乃注中推其意

惟每事問所以為敬謹之至若說成敬謹處即禮便與或

人之疑不相對 射不主皮章 貫革之射息謂軍皆入東西學耳非先王

直廢武射也 古道二字空描不得復尙貫革題中所無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春秋正義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又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注請而行之按行之二字包視朔在內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按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第二節 上節注云猶供此羊則禮未廢也但弗躬弗親名存實亡耳此節注中然禮雖廢廢字乃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不可作人見為羊吾見為禮等囁語 六年書閏禮廢句有兩層意

總注 楊氏云云按稟命於君親此句是頭因而視朔是尾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大小皆禮常變皆忠 人臣不合而去亦是薰君之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首節 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粉榆社之類 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中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二第三節 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曾謹小慎微便不知不覺流入於侈僭後生敘兩

節中事都似他極意要如此這便是三家了此亂臣賊子何止器小哉 或人但駭仲之何以爲小故疑而問若何者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第三節 或人當周末文勝故疑不儉爲知禮 小而又不儉故疑是拘於禮節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是正樂之本能備此則無殘缺失次矣以成內須透出此旨

總注 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

言五音六律上聲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

內方可用釋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文輒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只論音聲也

儀封人請見曰章 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辭以代

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

子謂韶章 揖讓征誅何妨說出題中有兩謂字本合斷做不必順衍口氣也私箋謂宜空說者非也

居上不寬章 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里仁篇 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人之事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

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棄於不仁也

富與貴章 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

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仁也

第二節 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末節 世得云造次二句亦如孟子殞壽不貳之意 青湖云造次難在始顛沛難在終 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閑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總注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按此蓋云其於仁如此而又何不處不去之難與有耳通章皆言為仁不重富貴貧賤不可粘煞首節講

吾未見好仁者章首節 注此皆成德之事按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啟手足處故為成德之事 本語類

第二節 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按力是氣能用是志講章多不分明

第三節 注蓋不敢終以為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覆屬望處自說得有味

人之過也章 苟志於仁則無惡矣功夫未密過不能無然觀過可以知仁終無流于不仁者也 各於其黨謂為學未至於純則或偏于剛或偏于柔時而為氣質所使末句但云觀其存心之厚薄則于仁之離合可知矣便不於題面外添出不仁二字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知之真便信之篤行之力守之固如此則生不虛生亦死不徒死

士志於道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肯外慕 這志字只是畧知嚮慕之意與述而篇不同道字寬朱子以為有志為學便是

放於利而行章 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那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粗看 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

怨者四起已亦歸於蹈害矣 南軒云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已者遠之如懲忿窒慾是也利於已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如遠佞人之遠與如興於詩之興先生云損身之過則物害亦遠益已之善則世利可興更看得圓足持此以觀亦可以得遠怨之道矣 不必為害人之事但處處要占便宜則人自有受其害者高蘇生文體貼注中欲字必字最好 注欲利於已二句只是不怨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忠無位章 知須在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二句蓋此是反已自修之事愈鞭辟向裏故第二層收緊一步說參乎章 曾子一日三省其為學主於誠身誠者聖人之本也故下學之功既至而上達者已不外此一聞夫子呼而告之即反求以得眾理所自來矣然當夫子之卒其年

才二十有九後此尚有完養吾一以幾於熟而化者觀其戰戰兢兢之言正中庸戒慎恐懼孟子存心養性實功蓋死而後已焉今人徒見此章已得其傳而不知其求進於聖人天道之極者方未止也 注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按曾子只知逐事皆要實心做出夫子便與直捷總說萬事皆從此出

第二節 注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按竭盡無餘當照真積力久說謂即這箇忠恕做到到家處便是 如心為恕按推已者人道如心者天道

總注 忠者天道道當作理以程子遺書改正安溪先生云天道不如天理之確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云云按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已下工夫故渙然便得其本耳後人看做



通身汗下一悟白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父母在章 第三句但言游而不言遠恐傷父母之心也

只離膝下便是遠何必他邦異域 注去親遠數句都在

人子心上講出不字 亦恐親之念我 不忘倒補在上極

有意親之念子固情理所必然爲子者必當先意承志若

待其若此而後輟行則不可以爲子矣 本朱子

父母之年章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之不出安得有躬之不逮 恥字原

是虛景比唯恐有開更活只可於也字推原指點寓深刻

於活潑之中一著實講相去萬里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儉約意亦當帶說欲敗度之與縱

敗禮其失維均故注中非止二字亦白斟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此章言行各開說非相顧

之謂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不可說似恥

其言而過其行 胡氏說其精

德不孤必有隣章 泛論事之理德字只作好事看

事君數章 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際須

說得細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注是以求榮而反辱二句

按求榮求親謂使君與友過而能改則臣主俱榮且可取

善輔仁之意但不學無術便反致疏辱不可說得汗下如

凌茗柯朋友數二句文也

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章首節 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

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若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

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第二節 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

子謂子賤章 朱子云此君子亦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

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

子路欲白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賜也何如章 亭林云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  
 夏曰璉殷曰瑚也此仍古注之誤 盛黍稷之器則雖未  
 至于成德而亦有馨香之德足以感神明也須兼發此意  
 不可但說三代法物玉之所以美者亦以其德也 注然  
 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按此句與上以君子許子賤照應  
 或曰雍也章第二節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  
 之即同為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全體不  
 息之謂仁心德畧有一毫欠缺便未全即全矣而此心畧  
 有一息間斷便非不息故曰不知其仁  
 子使漆雕開仕章 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保  
 得過四字最妙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也如被虎傷者談虎而色變豈非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  
 謂求為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信字不獨在知上  
 說蓋明德工夫已該格致誠正也 朱子曰曾點開濶漆  
 雕開深穩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按參也以魯得之點也  
 能見大意而不能實實下手做工夫故一貫之傳不傳其  
 父而傳其子顏淵深潛純粹心解力行兼到可惜早夭而  
 未達一貫漆雕開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不以小成自  
 安故為篤志然未能見得透徹故一貫之傳到底未得亞  
 於顏子者其子路乎天資高朗毫無渣滓若達却為國以  
 禮道理便是堯舜氣象乃粗處未能克去卒以行行死故  
 夫子於其死亦曰天棄予聖門高第弟子在此五人而優  
 劣判焉故吾道獨歸曾氏  
 注此聖人所不能知二句 惟他人所不及知故開曰吾  
 其材可以仕 聖人元非誤使  
 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只在一喜字上便覺意思過當了

女與回也孰愈章第二節賜也何敢望回 望字便見得

大相懸絕已舍下知十知二

吾未見剛者章 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

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忽然喪之也以孟子

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觀物篇補注曰內剛則無慾此

語甚好 夫子忽然發嘆正是激人立志注中有志無志

二句極當翫味 程子云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此言與悻悻自好正相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程子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安溪先生謂此說比注優蓋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

焉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 總注無

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常不是禁止之辭

子路有開章 徒聞而不行則爲口耳之學而無以實有

諸已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爲升堂之選歟

子謂子產章 或問云四者亦有相因之序按此說可資

科舉之學

令尹子文章 子張稱子文在三字必字上稱文子在又

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 未知焉

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箇仁來也

第二節 十乘是世守食邑所出不可看得輕小所之之

邦皆有高任重祿足以係縻不難富於其舊而文子志在

潔身去亂不俟終日泊然無所動于中方與下仁字清字

有闕涉

總注 文子之仕齊云云按只當責其不數歲而復反正

君討賊非其任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注引使晉之事只以證三思非

舉此以議其失

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晉怒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醜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梗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濟君於難立論則曹之侯孺得而及之矣

子在陳曰章 惟狂故簡或云其一種高曠絕俗之致便是成章處非也勇成簡勇藝成簡藝不是高曠絕俗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按有私意便不能不念舊惡惟都是義理則可惡在彼吾無與焉惡既舊則吾惡之之念亦與之俱化矣 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表幽闇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正同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伊川數條至矣盡矣而李守約所錄朱子語云二子之異於天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言之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爲者也合之其家處謙所錄一條以看程子所謂未免於有意如天地之化工者覺意味親切

第二節 尤重在敝之二字上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同爲客 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今人往往粗看子路先儒講爲國以禮云若達却便是堯舜氣

象可見子路胸次開朗豪無渣滓故曰亞於顏子者子路也

第四節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方能因物付物不可只有下半截上面大德敦化下面小德川流也總注中如天地三字畧一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節是其義疏

總注 然未免出于有意也按小大在此分 二子用力者也夫子自然者也

十室之邑章 忠信二字口氣中要說得活相只如天資篤實不汨於習染流于浮偽可以為向道入德之基注中如聖人三字不可太執着

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章第二節 簡字只就不煩說第三節 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畧居簡是簡靜未節 因上有不亦可乎之辨故注曰未喻

總注 程子云云按東陽許氏曰有主以理言無物以欲

言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怒未便是己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己不貳處由他克己

總注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至便更不明作按不貳過韓子說自好程子所謂微有差失者與韓意同看來朱子力闢不貳之言行之說與易不遠復意思稍濶遠今須兼兩家之意謂非但言行之過不貳即一意始萌亦不貳之於言行如此則顏子初時下手後來成就地位皆能包括矣

子華使於齊章首節 私箋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為徇人矣按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第三節 以九百為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第四節 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

總注 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按二句得聖人氣象 思辭其多按辭多故有鄰里鄉黨一語當體會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按結以用財之語可見通章眼目止論當與不當與

伯牛有疾章 漢書楚王翬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為無也釋文闕 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史記載孔子答子貢貧富之問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樂道之說自是穩當 注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云云按所樂者豈有外於是哉

子游為武城宰章 總注愚謂云云按苟字邪字貼由徑賤字媚字貼非公事至朱子無一閑字如此

孟之反不伐章 策馬句注中鞭字當活看抽矢於弮則猶殿後之脩策馬者急欲自掩耳

誰能出不由戶章 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質勝文則野章 鶴灘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妥 須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彬彬也觀注復存楊氏之說於圈外可以得朱子之意矣

樊遲問知章敬鬼神而遠之 卜筮稽疑亦質鬼神事程朱語錄非一條不可專指祀典就祀典論若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先難而後獲二句 先難者克己也程子亦統言其無私之意若以克己實疏所難則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遽躐等而希顏子之乾道哉例以先事後得只當就處心積慮上發明仁者循天理之自然無計功謀利之私意 就凡

事泛說 注民亦人也按此恐人誤以此為有位之事耳

知者樂水章 此章須看六箇者字

齊一變章 此章只指國俗說向謂變齊只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者尚濶於情事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注而憂為仁之陷害按陷元板作陷

字極善

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不過入門之規模顏子則由於

規模而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則懸

絕即如博學於文有身通六藝之文多學而識之文聞一

知十之文 約漢人讀曰要

如有博施於民章 分三段看

述而篇德之不修章 第一句是涵養第二句是致知第

三第四句是力行但分遷善改過所以聖人說有四項新

安一條畧得大意

志於道章首節 注而心必之焉按之字內包用力不是

空空志

第三節 注則存養之熟按游藝亦是熟之事末句當幫

貼在依仁中說內既常存外亦無所放也

末節 藝從小時已學到此只是涵養

子謂顏淵曰章二節 注自負其勇按此句說得太粗子

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証更求進步耳

第三節 安溪先生云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

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

也邵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脚

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也章 總注楊氏在天之說蓋以命言不如古

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

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獨以義言為當疏引秋官條

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靖以義言為勝不知何以却取楊氏也 義命二者本相為表裏孔子亦曰有命賤職雖士字較有下落然亦是國家所設之官與從吾好語氣亦不合 此聖人舉下之言從所好句尚未須論到極精微處

子在齊聞韶章 不圖一嘆全從學之三月內生來 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按盡善盡美便是至字下面更着不得不意一轉矣 安溪先生云只將注語畧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為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題面亦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者并無罅漏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第二節 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為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或問中甚明 陳文子注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

心此則謂其賢知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注夷齊扣馬而諫按扣馬牽馬也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按不可誤看此二句此段并不為衛君一直說下故也

飯疏食飲水章 樂字當貼知命不憂之意說聖人盡性至命者也義命是對待字方與下截相關

加我數年章 不可以易而學意不重易道固無窮無過亦不易言也到不踰矩方是無過 看繫辭中獨許顏子之不遠復以為庶幾便知學易須膠粘無過說來上二句不可落空 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貼合

注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悔則過能改而至于吉吝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



意也

子所雅言章 謂之曰雅言則自言教人及辨析經意皆是 不可只指教人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第二節 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按未得之上補出立志來二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章 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

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程子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

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觀此及注意則下

三句乃爲未知其道而欲求知者言之特愈於不知而作故曰次此節分兩層看實知其理四字即指上二句夫子

身上事說 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爲妄作矣須補此意末句次字方有下落

仁遠乎哉章 平哉是喚醒非反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末節 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題須即粘在巫馬期以告上翻落

使首句都有情文勢亦緊死著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

辨然又碍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比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上蒙引補自停其歌四字細甚 注聖人氣象從容四句皆包兩層說世論謂上二句

是聖人盛德之至下二句是動容周旋中禮世得則欲以誠意懇至句爲主而以從容包謙遜意審密包不掩人善

意 奢則不孫章 失中意不必做不遜則無中之可論矣此節只要痛講奢之害大不可贅加儉之害小一層

君子坦蕩蕩章 循理則為其所當為非有為而為無往而不得其自然何所不寬平舒泰乎故范楊之言居侯上蔡之言不憂不懼朱子以為不出程子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于一事也南軒之言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大畧與范楊同纂修大全者復取而附益之坐無識耳

泰伯篇泰伯章 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尚濶於事情也 後人拘泥天下二字偏主讓商往往至說不去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日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

便自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或問中只指讓國於父子兄弟之間泯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南軒解天下二字巧而不穩辨疑中取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第三節 許魯齋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于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為政之本 遠暴慢主敬是大本近信則有其質遠鄙倍則有其文 循物無違謂信顏色取接物故曰近信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不校是容而消之 說吾友嘗從事便是欲追跡顏子不徒泛敘往事 非徒希顏正欲如顏子之希聖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來益復堅定完固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為君子更無可疑矣方是下章一毅字層次洗發則設為問答口氣亦到興於詩章首節 立志致知之助

第二節 居敬力行之助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助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使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為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智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使知之意乃深於使之知者也若泛講深微難知便不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

為不厭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驕吝則無補於世而才為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己而才為身心之贅餘餘字要洗發

篤信好學章第二節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

注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按中庸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惟其慎於始故能保其終

第三節 上言天下則是無邦也曰隱則是避世也比之不入不居尚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雖將隱而託跡是邦勢亦未能即去如柳下惠三黜之後而居魯孔子當靈公出公之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則進退自如足以歸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是陪說聖賢言語周備 此章發端即說到守死自是為身際季世者立之準繩權衡而子路死於衛不為聖人所予者於好學善道蓋猶未也不然食孔懼之祿死孔懼之難亦何

過之有私箋云此只發明上節見隱意按若只明上節不變文曰邦矣

狂而不直章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學如不及章無兩層亦無兩候只是汲汲用功之中常常如此提醒注中一警字最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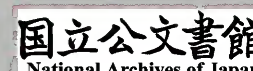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此節要照卒章楊氏之說兩路俱到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只有性可與天準則天者盡性之極也獨稱堯之為大蓋兼聖德與歷數言之邵伯溫述

康節之意所為極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惟天為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

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誤載饒氏語折以朱子手定之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為得之精義載范太史云孔

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之矣尹和靖云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尹氏說今採入集註試參之中庸無為而成上二節同體同用之說必兼神化言之方合朱子本意注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一篇堯典皆其君德之大也自以親九族而下譬之四時行百物生此則為可見者耳德字貼為君上說則兼體用非僅得於己之謂也豈可將德業看成兩截乎下節人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語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則失朱子言堯之德不可以名其可見者此耳句本意矣巍乎煥乎經文同是贊嘆不盡之詞明道先生云文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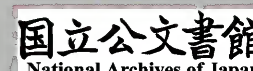
功有成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即是聖也從此體味則成功文章仍為無能名何疑

總注 所可名者按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第三節 唐虞之際二句若云本為周而援及唐虞則上文何以並舉立案解注者必以經文為本也觀大全中所採陳定宇語云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絕無敬備側怙之說必須如此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振地始八面俱到自蒙引於此節之首冠以孔子之言蓋主周言嘉靖初存疑繼出又謂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

終未明白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則尤以文害辭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之果如次崖輩之云否也 只就上文所記相較亦何必以周倒入而注中先從周室人才之多起義者為才難直貫下文二句也後人乃謂唐虞為賓周為主二句轉為周之盛而發則不善讀注而非夫子上下古今之意矣 注才者德之用也按難字從德之用看出與知能技藝之才不同 注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按夏雖禪授而所存者僅前代之餘才商非繼治而篤生者惟伊朱之二佐不能及不可一樣說

末節 私箋云三分有二只是以人心計之大槩三分人心已有二歸文王矣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青兗豫近之只說人心則以字無着落 禹吾無間然矣章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此溝洫二字



卽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畝滄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密注備早潦者也按旱無可爲者備澇而已朱子生長東南未知北地不可槩用翻水車也 或豐或儉世得欲以無小無大易之較爲槩括 各適其宜各字是各自無間不用看煞而字合說

總注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按不與在心上說是無間之根

子罕篇達巷黨人章 無所成名言其大而不可以一事名也注中惜字當渾之私箋難名之說是末節注中譽字與此惜字自相矛盾

麻冕章首節 純變了禮 儉是山煩難而趨簡約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第二節 固天縱之四字須一頓聖

是夫子所不居然殆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安溪先生謂講聖字斷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界際分明按此四字在性分上說今人用聰明睿知等語便是中庸小德川流之事攙過多能界分矣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五字卽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 說本朱子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不至章 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

總注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顏淵喟然嘆曰章首節 或問此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尚妙而苦未端的處 世得云無窮盡在知

一邊說無方體在行一邊說

節二節 語類循循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第  
博文亦自有次第約禮中亦自有次第有箇淺深次第故  
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可從而  
審其歸之理

第三節 顏曾資稟不齊成功一也卓爾當以一貫參觀  
注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按顏子亦向下學處  
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得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  
行只是這大本中出耳 從之便是達天德事 注非所  
謂窮真昏默者按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窮窮真真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

總注 而歸功於聖人也按或問曰歸功一句未安蓋此  
非有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於聖  
人耳

吾自衛反魯章 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

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云云固當即指得所為正樂事也

只主區分雅頌方使題中各字有着落不可以南與風  
混攪侈其頽富 得所兼篇章及用之燕饗祭祀言之  
子在川上曰章 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  
體也莫如川流一事也時時省察慎獨也無毫髮之間斷  
純亦不已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此章不必依史記講  
語之而不情者章 不情只在力行上見顏子比子路尤  
行得盡

苗而不秀者章 為自恃苗無不秀秀無不實者警  
後生可畏章 上二句勉之下二句警之

法語之言章 繹須說到悔悟上  
三軍可奪帥也章 以帥將兵其勇在他人以志帥氣其  
持守在自己奪不但外來境遇凡一身中嗜欲皆是 匹

夫非常人對上三軍看猶云一人也志泛說

衣徹緇袍章第二節 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

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

進步境界

第三節 子路心中但能無累未曾有主求進於道者存

心養性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何有於不恥哉

歲寒章 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與常人

無異唯至歲寒而其節益貞耳不重在旁觀者說 歲寒

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

知者不惑章 程子謂仁者不憂三句是德之序此是學

之序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不蔽於欲則自反而縮

可與共學章 為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

義理在共學時便已見得大意只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

精仁熟地位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

尚不識輕重恐聖賢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

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己亥夏以可

與立二句題課徒漫紀於此惜乎師友凋謝無從質正也

注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按正蒙樂器篇權過中而

合義者也

鄉黨篇孔子於鄉黨章首節 此節兼言貌之不同恂恂

者信實之貌朱子謂亦有上蔡所解溫恭之意乃通指與

鄉黨之人周旋容貌似不能言是於貌中兼及其言下唯

謹爾是於言中兼及其貌

入公門章首節 公門是最外庫門

第二節 禮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闔月則闔左扉

立於其中一本作闔門左扉 入自左扉出自右扉皆由

闔右而不敢當中也 注禮士大夫出入君門按士大夫

當作大夫士此曲禮之文也



第三節 位在庫門之內外朝也 內朝是治朝非路寢之燕朝 此外朝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

第四節 堂在雉門之內堂高七尺階有七等 堂是治朝鄭氏玉藻注所謂路寢門外之正朝 注兩手摠衣按衣謂裳 近至尊按此則已至堂上也 氣容肅也按言氣包色在內

第五節 路寢是燕朝在路門之內 臣常朝而出君乃退適路寢聽政 復位中庭之位 注舒氣解顏按舒氣二字帶上屏氣來

執圭章首節 李云聘問所執非命圭朱子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瑒圭璋八寸 聘璧琮八寸 享以覲聘見考工記玉人之事條注瑒文飾也衆來曰覲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鞠躬入門時上

揖下授升堂時足縮縮如有循將授時 按入門不敢趨進升堂不得攝齋汪說極與聘禮合執圭唯在此人廟門升堂時也聘禮後亦有皇且行人門主敬升堂主慎二語注云復記執玉異說蓋上文已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謂審行步與此異也 曲禮執天子之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于心 注手與心齊按升堂讓注云讓舉手平衡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按鄭注戰色敬也視今義長

第二節 注發氣滿容按亭林曰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首節 注飾領緣也按舉領以包袖祛

第二節 褻服當黑色

第四節 李云俗分朝聘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耳  
蓋此節眼目在裘字不在衣字故注云衣以裼裘又云注  
言裼以包襲耳 裼與襲卽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  
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于外則謂之襲禮注以覆蓋裼  
衣之美爲充美此恐有微誤蓋襲者藏也非重也 表裘  
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襲裘不裼 蜡祭亦用皮弁素服  
息民則黃衣耳

第五節 褻裘褻字對土朝聘祭而言

第六節 長李讀本音

第七節 居謂褻裘

第八節 舉佩以包帶

第九節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男子  
則深衣亦必具衣裳之象也 注裳用當作用裳至此爲  
讀見朱子文集中答歐陽希遜書

齊必有明衣布章齊必變食 私箋云潔其口按不但潔  
其口而兼欲充其氣如玉藻所謂朔食加于日食一等是  
也

食不厭精章首節 注牛羊與魚之腥按牛羊與魚當作  
牛與羊魚此少儀之文也 腥是生肉 聶而切之爲膾

按禮記注聶之爲言腥也先葷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疏云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 膾麤則食之不化矣  
此固必欲如是者也 不厭是言其工夫節度不可苟簡  
不在聖人心中說注中下一句乃補此非爲口腹而欲如  
是當善會

第三節 割不正釐說兼取邢疏折解牲體脊脅膾之  
屬禮有正數若解剖不得其正則不食之意極是

第八節 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爲一節者安溪先生文  
與上扇對 祭之明日尚有釋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

無暇致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昆弟與輝包翟  
闈同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  
亦敗矣不宿肉亦兼為已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比君所賜  
可少緩當以是會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食矣似欠體貼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  
尸與祭同日更考之

鄉人飲酒章第二節 郊特牲篇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  
阼存室神也注中後一說正非無稽

問人於他邦章 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禮 人字  
不可放過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而槩  
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

君賜食章首節 注故不以薦句則餘當以頒賜矣句私  
箋旁批並云不重接也須照管到此節注精密極矣原本  
孔解邢疏而正席則采范太史義下二段則采楊文靖公

義逐字有發明

第二節 周禮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玉藻  
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  
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一段  
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  
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為君所  
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  
先飯者蓋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  
敢當也

第三節 古人之堂東向北墻南牖病者本寢北墻下君  
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面視已則人臣雖病  
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四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朋友死無所歸章首節 注中當補云朋友以義合本不  
當殯之於家若其死無所歸而委之道路則義有不足不

得不殞意乃完備

第二節 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理如此不是空空形容

寢不尸章第三節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按圖地圖籍名籍

第五節 左傳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疏云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色斯舉矣章末節 注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嶺為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 共向也 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為

一節注中仍謂色斯舉矣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

陳定宇近所用也三嗅而作定宇猶主不食之說既遇拱

執亦不得語於見幾矣若取注中晁氏一條則可仍歸于  
遠舉之意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三卷 論語上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長洲何焯配

先進篇先進於禮樂章 謂孔子患時文之敝而欲救之  
 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  
 先進小過之義也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  
 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或問謂安  
 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故集注採尹氏所述  
 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  
 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今反謂之字以明周末文勝故持  
 論倒置此重中之說也然朱子作家禮序云畧浮文敦本  
 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  
 條持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第一節 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江陵程文所主

自得之但須云救之以質乃就於中方圓備 禮之本只是教以人倫樂之本只是養其德性 注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按朱子謂同時考禮者下稍溺于器數一齊多昏倒了亦所謂不自知也

第二節 朱子嘗云古禮於今實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頓一番令人甦醒必不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此節能透出甦醒二字精神來則大佳矣且如此則於不自知三字亦照應得有意思 朱子又云若聖賢有作必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二節 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

總注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子貢晚而聞一貫之傳不止於善為說詞者蓋進德有不可限也

李氏富於周公章第二節 注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按聖人氣象方說得到

柴也愚章 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彥是氣習之染

總注 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總注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按

補足此句方見庶幾下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六節 注眾規曰同按

周禮殷規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眾

第七節鏗爾 集解於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

疏云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詞

暮春者七句 曾皙進取須於言外得之王文恪作此段

題只淡寫直留在大結發見斟酌至當不然其言不讓殆

有甚於率爾者矣 注曾點之學四句推其根動靜之際

六句本文而其胸次悠然以下言外之意分三層看

第八節 曾點是其中有疑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喜見許真以夫子為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曰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為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間也正狂者進取不肯倒却一邊處未可以他日行不掩言便疑其夷然不屑一往放曠為樂也末節 私箋云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為諸侯之事按附庸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顏淵篇顏淵問仁章首節 唯復禮為克己之盡但言克己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強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呂與叔克己銘他口作詩又云寶鑑當年照瞻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則禮之未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己哉禮字最喫緊 注已謂身之私

欲也按身字緊要空說私欲不得下文視聽言動為身之用則其目也讀或問自明伊川嘗云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或問以理易禮則無可持循之實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 注謝氏云云或疑顏子具體聖人不宜有性偏難克處然觀其自言願無伐善無施勞則亦必曾有伐施之病是亦偏處也但不可說得太重耳

總注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慎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并無三月之違矣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無不敬所為涵養工夫也但學者却須從出門使民時着力方有實地據為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 兩

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為敬之至若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耶  
司馬牛憂曰章 總注意圖而語滯者也按此謂其有無差等之弊

子張問明章 易云誣善者其辭游蓋謂誣善必浮游其辭使事雖無據而可疑聞之者以為發于無心而不覺正浸潤之類也 不行焉又須將二者互說方透或問甚明注毀人者漸漬而不驟至而發之暴矣 句句對勘互形事變無窮已約畧可見矣 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大全輔饒之說皆可觀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彼惟二者相反故尤難察

子貢問政章首節 兵食而信之說本之大全中所採語錄然非朱子最後定本必如本注中補足教化方有在上者信孚於民根本豈得謂止須足食足兵民信盡此哉至

教民以信雖不可一日緩若不待既足之後而總注復分出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則施為固自有序大全所採黃直卿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至此而後方施信于民之語亦不必據以獻疑直卿自云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答復告以義理之重輕也既有先後即當如注中以人情而言之解矣

第二節 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召募始於桓文之說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召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在哉下兩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乎下去食之令死句下矣 兩不得已而去猶云二者不可得兼也聖賢要是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到底不可作去之所以足之一切兒戲之譚



末節 去食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乃究極其理而言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將易子析骸納入去字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首節 哀公發問之意本為年飢之時徵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闢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為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中不必即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為也

第二節 此盍字與孟子則盍反其本矣口氣同是為他徹底打筭盡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為害本計但講徹法不做盍字便非注中通字要透末節全脉在此

末節 財聚則民散若不務行徹以聚民而沾沾然曰吾

猶不足亦思百姓足則孰與不足者百姓不足則孰與足者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首節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首節 注忠信明決按四字皆重在上一箇字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節無訟重在教化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私箋云但言感應之機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也

子張問士章第五節 即察言觀色處便慮以下人若非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又是徇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舉直錯枉智也然所以不容已於舉錯其源則自愛來精義中載楊中立引孟子語解富哉句極分曉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爲務蓋當務爲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臯陶伊尹爲先務然則問智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智之務兼舉矣合之語類沈杜仲所錄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此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裡面包得智智裡面包得仁潘子善所錄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智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二條皆是正爲愛他不得不用分別也

第三節 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別必慎擇以風示之使其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所不周耳上句固智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裡面有智也能使句則朱子所謂智裡面有仁也若以下文只言問智於夫

子口中上句亦突然從知說起便失來脈下句又如何突然轉到仁字相爲用耶

子貢問友章 善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卽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 講學取善皆以我爲主子路篇子路問政章首節 注中兩凡字便含得終身爲之不盡意

第二節 無倦是詞其請非益之也蓋禁止辭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第二節 作文當如謝氏之說寬說道理漸虛虛歸到綱常上看子貢猶不斥衛君而問夷齊豈聖人詞氣而顧昧于不非大夫之義乎注中是時云云前輩必但入大結也

第四節 鄙俗則所見限於淺近素無以與乎極本窮源之慮也輕率是帶說

第六節 禮樂只是事之理不興與字亦與崩壞殊

總注 而子路終不喻也云云按子路不去雖乖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於孔氏則亦聞懼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燔墓半必舍孔叔死

慍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其身正章 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 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子適衛章 總注明帝尊師重傅云云按京江文教先公族而後庶民只說得明帝事

善人為邦百年章 私箋云為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治天下未有在為邦之外者 私箋云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非嚴猛不可以更化者故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即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之意何嘗微寓不足耶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人事

如有王者章 班固曰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此得如有二字語意 程子謂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私箋云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民說

葉公語孔子曰章第二節 何故要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此及 庚辰八月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相與前抵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方外也執事敬直內也

總注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按道理盡於敬與誠矣君子和而不同章 當論其心之無所乖和字非止溫乎其容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而可以即戎具在周官小司徒之所掌七年則大比者再矣

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第二節 此章當取雍也篇或問程韓之論不貳過參看又必歸重在以復乎禮上斯暢其旨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亦是制私也憲之病在不能拔本寒源徒爭末流耳制字貶剝不得注語須

從有是四者一氣讀下荆川文掃制私二字便謬以千里為難是因錯用工夫非僅許為勉仁也以安勉為言尤失

分判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

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 此程允夫問語首二句朱子畧改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蔡氏曰玩語氣似為易言仁者而發

為命章 為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蓋是國家一大事又要存得禮讓誠懇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

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闖入喧客奪主反狹了題理或問子產章第二節 彼讀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廣韻在五寅中 注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于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末節 注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拒敵也言其富無敵見仲尼篇

貧而無怨難章 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難

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復常情矣 有粗亦有細到夷齊方是貧而無怨之極處怨有怨嘆有怨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而終焉於義理毫無可悔處亦只是無怨也但此意當留在後半推進說耳

子路問成人章首節 文之以禮樂句是涵養以至於成德之事不可作變化氣質看 變化在前涵養在後兩意俱有程子云英氣最害事無偏倚駁雜只是連那一點英氣也融釋了此雖非聖人亦顏曾之徒也 注中窮理養心力行泛應八字於為學次序極好

第二節 注中忠信之實四字亦不可看得太粗

總注 胡氏云云按紹聞編云下節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注衛大夫公孫枝也按王厚齋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自己臧頭露尾耳次崖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為他解釋非也表記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與叔引此章以為並得於孔子然言各有當經文無人字不必強加 注楊氏云云按既以防則迹亦露矣故程子於中說心迹之判久矣不以為是 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按何休注公羊晉趙鞅歸于晉傳云君子誅意不誅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先言晉文者甚文故不得不于桓也桓雖假抑猶愈乎文之譎云爾予之抑傷之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第二節 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幾其仁也誰如之訓當斟酌 注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按此謂全體之仁 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

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伯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關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注程子云云按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故孔子不以是深責管仲也若召忽之死雖不可謂之非然亦不過小諒而已如匹夫以意氣然諾相死當其奉公子糾來奔之時未嘗有苟息仇牧之責任春秋之時與亡人求入而死者多矣則未知為亂賊之黨歟否歟又惡得而深予之 此段本安溪先生之意言之 未嘗受命於

先君則兄弟均之非嫡嗣桓公雖兄亦不得名其為賊也 從前輔糾爭國仲之失也却不可責以糾死亦隨而死 古注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

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按此說精當緻密

其言之不作章 私箋云則字即就言之不作時說非得其為而後見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厚齋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托之空言

總注 程子云云當參觀或問朱子所推本末尤為精盡以魯之半加齊之半是釋哀公魯為齊弱久矣之疑非先力而後義也

不逆詐章 私箋云三句一氣不斷按不妨斷 注言雖不逆不億按全要體會雖字得力抑亦語脈方醒楊氏說只末二句好若說君子一於誠則不逆億便自然能先覺了

或曰以德報怨章第三節 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

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竟將以直筭做報怨之法  
便糊塗總注中怨有不讎四字要看得圓蓋因怨有公私  
曲直之不同不皆在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題中報字  
莫我知也夫章末節 為學一凌躐便易怨天一輕淨便  
易尤人注中不得不合皆要在做工夫上看  
公伯寮愬子孫於季孫章第二節 私箋云兩將字正在  
未與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為人可與得力時節也 朱  
子云這是未定之詞  
賢者辟世章 次第以時地區分辟色則譬居是邦辟言  
則嘗仕其國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亦辟言之一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  
豈不懸絕 注中胡氏譏字須活看晨門尚從吏隱與下  
章荷蕢不同只他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  
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先儒因下文子路

無繇答之語故謂其似譏然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亦豈謂其有所譏耶

子擊磬於衛章末節 注且言人之出處二句按此指淺  
深二句

子路問君子章 安溪先生評貞父修己以敬文云修己  
非無事者自一言一行至于應事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  
為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修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  
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少人識取 私箋  
云安即敬之極處

總注 此體信達順之道按體信達順出禮運  
原壤夷俟章 注以其自幼至老按宋本老作長此解上  
二句也

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注  
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須補到存養安溪先生於長

史文後頗引其端然說得不斬截 天下之理千變皆由  
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思  
朱子語錄及北溪字義中發明謝氏說精矣此蓋進子貢  
以涵養德性之要

第一節 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按本者誠而明也 以  
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第二節 注蓋其積學功至按積學致知也功至知至也  
無為而治者章 無為者猶言行其所無事也注中下二  
層意本揚子法言非正解

直哉史魚章第二節 注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按  
厚齋云甯殖當為甯喜

顏淵問為邦章首節 封建不廢治天下即在為邦內謙  
詞二字似稍濶遠

第五節 必言舞者舞所以象成功此章是論為邦如舞

之九成為邦功業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聲在內

藏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斥為竊位紙上都是霜氣者與

二字豈復尙留不盡或以此二字都帶委婉則譬之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謂聖人出語渾融

不為己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

人私家翼翦之類羅織沒左証疑獄耳豈蔽賢應得之辜

可為未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一友謂予再字亦且放活

些字應之曰幸文子非四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

可矣竟無以難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注易從二字妙亦欲其同歸於

厚先之以善道之方耳非竟薄待之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此節當兼指窮理

君子義以為質章 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首句

體下三句用 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



慈是謂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吾之於人也章 上節自是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事

下又援古以曉有世教之責者不當薄待今此之人耳

第一節 私箋云如字潛其字實 注中揚是善未著而

自我表之稱是惡未著而自我發之二字不可順口讀過

若善惡為眾所共見則公好公惡不待言也

第二節 饒雙峯曰民字即上面人字人對已而言民對

君而言下有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

行之民而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

不可枉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君說不得所以

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三代之三字口氣 注今此

之人按箋云即上節人字也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按

即字極可味行之以私即此人行之以直即此人願轉移

何如耳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闕文西涯兼其事其文言之

巧言亂德章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

其忿

眾惡之章 私箋云察字活有可信可疑二端在內按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亦無所疑矣可與楊

說參看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

必求遂志自得真解 思與學不可分知行說 學是求

之實地注却云遂志便非學而不思者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不是中二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

句是無義也命是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

着一折

當仁不讓於師章 朱子云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

私箋云重一當字當擔當也

季氏篇 洪氏云云按洪氏此條不根應從辨疑刊削

季氏將伐顓臾章 通章尤重在責由求

第三節 注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此句是

第四節 費在蒙之陽魯以其附屬于魯亦謂魯之社

魯頌正義云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于魯亦謂魯之社

稷其國猶是世繼非專臣也然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

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橫渠云雖非魯臣乃吾

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注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按先

王通指虞夏以來言之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按此則自

周以來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

第六節 二子之罪只在不持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故

夫子亦止責之如此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太過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夫子注有以信之矣凡讀傳注須就經文

彼此參看乃可以折其衷耳

第八節 此節自解所以難於救止之故不可說似代季

氏遠慮注中是朱子過於疾惡處 固謂阻東蒙若虎之

負嶠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曰近

第九節 欲之即夫子欲之二字

第十節 安溪先生謂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

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

為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

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

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

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

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于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于均

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

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于傾矣夫為國家計者慮

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况於寡乎此古人

所以貴于安也

十一節 遠人猶當來且安之况邦域之中可尋干戈乎  
十二節 相夫子即上彼相之相 分崩離析即上所謂  
危也顛也 私箋云顛與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  
以蕭牆對顛與則蕭牆近顛與遠其為遠人可知按動干  
戈於邦內指顛與此遠人只泛言

天下有道章 此章只指周家一代說

第二節 獨言政不在大夫諸侯糾合同盟翼戴天子方  
伯連帥之職大夫竊柄即名不正也豈不有其君顧能奉  
天子哉 安溪先生云天子主天下之政諸侯亦主一國  
之政雖至治盛世諸侯得自治其國但禮樂征伐之權則  
不敢自專耳若大夫則無政大夫有政即無道之邦矣故  
特舉大夫言之 自諸侯亦是無道何以只說大夫須分  
曉又諸侯若數世之內增修其德亦代有天下矣商周是

也須并見得對面之意

第三節 不議不橫議也

蓋者三樂章 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按樂字精神

正在辨字上見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并合  
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閱而始棄擲者也 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

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不同是正意楊氏說又言表推論  
耳此只可於下三段中見之如俗下于上也中即攙入不  
廢學為金針則中庸至誠盡性當照其次致曲耶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  
者當養之于未發之先持之于方發之際二語每句兼敬  
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  
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曰忠曰敬曰言曰事二句所占

地其潤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參觀辛巳與世得商論得此

見善如不及章第二節 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

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

至此乃見之施行耳安溪先生少時解 注守其所達之道也按

守字好便貼得隱居二字出

邦君之妻章 稱之異邦句若緣上邦人二字來則曰寡

君夫人可已守溪據禮記自不謬 若如禮記夫人自稱

於異邦之君則當在自稱曰小童之下萊峯文亦是 雜

記計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之異邦之一

證不得專據曲禮

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章第二節 孔子時年四十三

子之武城章首節 弦歌四達則邑人皆化於上之教而

古治可復矣故夫子尤深喜之

第三節 君子學道句不可粘着武城君子須看注中皆

字及必教二字夫子二句平說子游之意尤在下句見不

可遺一人也能句句敘述中作虛步引起下句乃佳 愛

人二字即說不忍下有不學道之人亦得 君子雖以位

言然只是俊秀之屬愛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

之人 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禮樂所以

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 學字重與教字對今人只

粘道字無欄柄矣 注皆不可以不學按皆字是指地無

大小非總上之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注又言其效如此按言其效亦仲

弓問仁章使以自考之意仍須收向裏來說 必有其效

始是能行究竟

佛髀名章末節 此節是答昔言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第三節好仁不好學二句

此仁字只是愛之理不宜看得太濶故注中解愚字云若可陷可罔之類

總注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來說信便可該直說勇便可該剛乃繁而不殺列之為六皆因子路氣質所偏尤以此處故加詳也 但言仁智實包禮義在好學二字內辨之明義也處之當而有節文禮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次節是立志三節是修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教歸敦厚又就修己應事之重者言之

子謂伯魚曰章 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于修身必待為之者自得于聲詩之表然後有所感發興起為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注中修身齊家句囫圇吞棗看過便似不曾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醜發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此用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人心言 總注禮只是一箇序

樂只是一箇和此制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統體言 古者民有三疾章首節 全是傷今不可雜以思古意

須看民字若古之君子有禮樂以養其中和之德氣稟之偏無所不化矣

第二節 私箋云此是即習氣以驗風俗狂矜愚是病曰肆曰廉曰直猶為本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矣

子欲無言章第三節 天理發見流行固不待言而顯著然非默識而深察之則亦有不可得見者須照首節注中不察二字下意乃扶開示子貢之神

孺悲欲見孔子章 士相見禮疏云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第四節 注禮父母之喪云云皆撮舉聞傳 受以成布按受繼也

君子亦有惡乎章 總注侯氏云云按此人人所當惡

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章子未可以去乎 言未可以去

而事人乎是望之變通不是疑其不見幾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只是禮貌在季孟之間故曰不能

用若權位如此則舉國而聽矣 當就事權上說景公初

意本欲用孔子也及為人所沮而志氣頓衰故復有不能

用之言非特禮貌之謂也注中貴字及程子禮字不可誤

看 齊人歸女樂章 聽行如季孫孟子以證見行可之仕桓

子始非不善也俗下欲深文之不知如此則孔子去國反

不得為見幾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接輿佯狂事同箕子其心

乃近於狷者也 如上章季桓子便是今之從政者

第二節 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

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第二節 注今下問津今宋本作令

按作令乃應上使字

第三節 歷聘而終無所遇則是未嘗不避人也

末節 夫子于他隱士未嘗自辯正為桀溺之言有過甚

者故明人之不可避因見天下之無可易也子路嘗聞浮

海之嘆而喜恐其惑於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 孔疏隱

于山林是同群言吾自當天下同群安能去人而從鳥獸

居乎

子路從而後章首節 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

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私箋云四體三句

蓋言夫人四體不勤則不分五穀即莊子漢陰丈人往矣

無之吾事之意責子路意在言外

末節 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行義對徇祿說玩注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云云自見今人與潔身亂倫滾作一句都謬 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云云按聖人說話便是八面俱到子路恐不解便如此當是受辭於夫子也

逸民章第二第三第四節 三節須兼時與道言之

大師摯適齊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脩食之官乃近君者故貴之也周有八士章 或曰成王時人按此鄭康成說賈逵又以爲文王時 當從子政季長之說作宣王時中興之業所以不能盡復文武之舊者人材雖盛而淪于下位也

子張篇執德不宏章 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按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孤只是孤單 朱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我之不賢與須於絜長量短時指與一箇茫然長思瞿然內愧光景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極踟躕 子張之言乃泛然處衆之道非所以交朋友也毋友不如己者孔子言之但一拒字太迫狹耳注中過高二字尙斷不倒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未字只是足上後字作此句須沉吟追味見而後二字爲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仕而優則學章 重下截 上句爲世卿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也聖門無突然便說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同上句是但有餘力便學下句是須有餘力乃仕也堂堂乎張也章 重不能輔人邊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此所以觀常人之用

情非立教然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法家謂刑亂國用重典不知自上致之也哀矜勿喜包當用法平恕不失其怵惕惻隱意紂之不善章 甚多也公羊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有人之惡有水之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須還他兩層

君子之過也章 此章乃警戒至切之語不可放退說日月之食在君子為非常之變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掩也人皆仰之惟速改斯得復其常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衛公孫雖知夫子者淺然亦見其無所不通以為求之當世何處得此大成規模可從他就學故有焉學之問子貢告以夫子之大固有自來却四面零星闕合非可限定一處何處不從學其成就亦非必專師一人也 注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按此句是

朱子言外推論非問答正解 道字固不論道體朱子解為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以為此則有時墜地賴人能記者耳其實列聖相傳之微言已不外此故孟子注亦舉此節證聞而知之但非子貢當下問答所及故或問於范太史之說復謂其不切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多見其不知量也 邢云古人多祇同音引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及張衡西京賦為證

子為恭也章第三節 大可為化不可為非人力可及當就德性學問至處實講

末節 上節總包體用說此節就德性之及人一半可見處示之與大哉堯之為君章同

堯曰篇堯曰章第三節 有罪謂得罪於天 簡在句似並指有罪無罪說 注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按此二句



最難措詞

第四節 私箋云大賚正以富善人也按鹿臺鉅橋之積雖多亦安能徧及四海須知此是第一節事正為商家畿內之民身在水火有朝不及夕之憂雖有善政亦莫能待故首為此舉四海聞之亦如被其賜也善人則尤有加焉洪範中所謂富者有廩祿也注中皆字不可貼大字說下文方說四方政行天下民歸次第自可想見第五節 安溪先生云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在仁人上 私箋云過即督過之過按此節敘在大賚之後只當就仁人上并見虐政汚俗所當咸與維新大慰百姓冀望與之更始意不可泥書今朕必徃重說伐紂也第六節 權量者萬事萬物之本謹之而後法度可審法度審然後有信守第七節 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之

人二句亦相因說 注箕子適容不必拘

第八節 所重中便該得教化在內從善也輕民德歸厚也

末節 信字貼誠字說末句歸于公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第二節欲仁而得仁 私箋云孜孜所欲所得者在澤民之仁心政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妨按此說仁字極分曉

總注 尹氏云云按顏師古前漢書注中并以上章為告子張之語

不知命章 此章胡雲峯以為入德之事者自好

首節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只是信得命及便一直向前做得瀟灑磊落此命字但在氣上說與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了



義門讀書記 第四卷 論語下

三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